



当前位置：网站首页 > 原创天地 > 散文原创

## 我所在的乡村是一篇远没结束的散文

【作者】 宋长征

我所在的乡村是一篇散文。是的，因为它具备了一篇散文的基本元素。

首先，这篇散文的书写者是天。天生四时，四时生万物，有沉浑的土地作铺垫，有啾啾的虫鸣作意韵，有徜徉的云谋篇布局，有茂盛的庄稼作为字符。还有草，那些不可或缺的野草，挤满了所有的沟渠和院落，依然向村外的田地蔓延开去。你别想阻拦他们的脚步，多刺的苍耳挂在洁白的羊群上，遛遛达达，找个机会躲进泥土，就能发芽开花。会飞的蒲公英，你也甭想抓住它飞翔的翅膀，一阵秋风起，凡是有土的地方就是家。草，作了温馨的底色，在大地这张原本没有枯荣的纸笺上，成了最明媚的衬托。


其实，要写一篇这样的散文并不轻松。有人说“意之所到，笔力曲折”，所以，我相信季节就是这样一个天才。时光在飞逝，季节更迭，没有谁真正见过执一支如椽大笔，写下这篇文字的主人。我也没见。就是此时，透过茫茫的暮色妄想看见一个清癯或伟岸的身影，依旧毫无所获。那么就猜想，猜想着游走在时光之外的那个模糊影象——走走停停，在一条春日的河畔涂亮了双眼，然后，用洁白的云朵擦拭内心的潮湿。一个写作者是会有这样的感觉的。当他飞扬的神思刹那被触动，急于找到一个喷薄的出口，好让那些绚烂的、深邃的或充满忧郁的情思，瞬间铺排，一句句，一段段，一整篇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主题。


他坐下了。在一片洼地，或一处微微隆起的土包上坐下，目光如炬，穿越黑暗或黎明，将胸中的火焰悄悄熄灭。是啊，一篇散文的开头怎会如此唐突呢？他怕那些倾泻的岩浆，会将他烧灼。而这，恰恰是一位捉刀者的大忌。


莫如点燃一支烟，从某个农家院里飘起的袅袅炊烟，作为文章的主线。继而，融会贯通，串联起平凡日子里的某些章节，让意境从抽象转为具体，让内涵从空洞变得具象。


没有谁一开始就掌握了一篇文字的旨意，哪怕是腹稿，有时甚至酝酿了很多个日夜，也不肯轻易下笔。想要行云流水么？就抬头仰望天空，天空有多高远，意象就有多深邃。想要力透纸背么？就挥舞南来北去的风尘，这样的落笔才能入木三分。如果还不够，将跫音轻轻地，轻轻地敲响夜幕的深处，有多少苦痛，有多少挣扎，才会有一字千钧的力度。


幸好，我所在的乡村是一篇起伏不算太大的散文。村东的老槐圈阅着平淡的年轮；村西的老井辉映着如水的光阴。节奏，不急不徐，恰恰构成了一


 收藏文章

 打印文章

 关闭本页

 发表评论

 阅读量[181]

 评论数[0]

开篇是在一个春日的清晨，那时南来的燕子刚刚穿上一套优雅的晚礼服，啄破了村前小河面上的最后一块薄冰，衔来小河滩上的第一抹青绿。春天来了——这是一个多么明丽的题眼。是燕子，踩着季节的鼓点，不早不晚，叫醒了沉睡一冬的老牛，哞哞的叫声划破了即将苏醒的大地。将种子，将太阳，将希望，统统播种。播种后的六爷蹲在村口的石碾子上，扳着指头掐算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……”悠悠地啜一口旱烟，目光深情，仿佛看见了芒种，或金秋的深处。

有时候，句子真的不太好把握。眼看着还是花红柳绿，转眼就到了激情飞瀑的夏日。忽而，太阳高高挂起，把蒲扇扇了又扇，静默的空气中始终感觉不到风的踪影。南岗子上的玉米打蔫了，北洼的谷子地龟裂了，一台台抽水机日夜加足了马力，从河里，从井里，抽出那些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液体。水啊，此时成了农人眼中最美的甘霖。赤着脚板，挥汗如雨，只为将这篇由庄稼写成的句子，通顺些，再通顺些。

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？当懒汉牛三躺在大槐树下捉狭地说出这句话来，天空，在不远的上方，有乌云开始密谋，密谋一场不合时宜的倾盆大雨。雨，还是来了。豆大的雨点敲响了瓦当，敲响了青石板桥，也敲下来娘的一声声叹息：“哎！这雨，来得真不是时候！”暴雨过后的乡村依然闷热难当，娘穿过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来到田里。那些前些日子刚被从干旱边缘拉回来的青苗啊，有的东倒西歪，有的已经匍匐在水里。此时的情节有些凝重，当娘佝偻着身躯将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符扶起的时候，我的乡村啊，这篇布满了忧伤的散文哽咽着我的喉咙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某些结局已然不能更改，但娘疲惫的步伐和花白的鬓发已将我颓然击倒。

谁还躲在庄稼之外窃笑？谁还在因为逃离家园而沾沾自喜？谁？还有谁充当了那个逃跑的字符，将乡村的忧伤一次次一次次在大块朵颐之后，剔着牙齿，像田鼠一样在阴暗处怡然自得。你，是题外的人，不足以构成这篇散文的韵脚。

曾经的我也像暗夜的风一样无知，崇拜过那些华丽的辞藻，一次次的奔忙，一次次的徒劳，即便坐在某些丰腴的平仄后面，也从未感觉到丝毫喜悦。我扣问过乡村的夜色，也扣问过黎明，终于，在某个秋日的午后幡然醒悟。

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。当父亲跛着脚，走在他一辈子都踩在上面的田埂上时，晚霞似火。南岗子上的玉米熟了，大片大片的帷帐将乡村紧紧包裹；还有那些执著的豆科植物，在经历无数次的皴裂与滂沱后，终于擎出一蓬蓬坚硬的荚果。也许那些盔甲并不美丽，土黄色，暗褐色或有些苍白。但我能猜测到它们的喜悦，走过料峭的春寒，走过炎炎夏日，走过冰与火的洗礼，此时，一定无比坚强。那些即将在风中筛选出来的圆润啊，我想肯定有着像父亲般一颗温暖的心。走过风雨，走过泥泞，我看见了一个人躲在庄稼的后面，泪流满面。

年少时，如果给我一支笔，让我写下有关乡村的这篇散文，我想我会浮躁，会毫无情由地将土地无数次无私给予的洁白的纸笺，丢弃。那时太年轻，如此沉着的笔力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执笔。所幸，脚步在无数次逡巡后，终于在某个春天返航。带着一些庄稼般朴实的字符，带着泥土般淳朴的气息上路。可以没有笔，也可以没有那些狗尾续貂的所谓经典，但我有一颗心，有一腔血，还有这片土地所赐予的健硕的躯体。所以，当夜色拉上幕帷，我

会像星光一样坦然，排兵布阵，将满腔的热忱和盘托出。

形散或神聚，都不是我的原创。看见一片云匆匆走过村庄的上空，那是娘率领了一辈子的羊群罢。这些温顺的生灵，紧紧地跟随着娘的脚步，走过那么多春夏秋冬，在那片洁净的天空上肯定会留下美丽的倒影。有娘的青春，有我的守望，即便穿越一生一世，也不会有丝毫疏远。

还有那条清澈的小河，飘来过喜悦，也承载过忧伤。没有谁说，一篇散文的主题注定要永远明媚或像风一样流畅，就像村子里的那些日子，酸甜苦辣紧紧纠缠，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篇幅。可以哭，像前院的木叔那样，抱着在外打工儿子的骨灰，号啕大哭；也可以笑，像村后的犇爷，家里的老牛垂暮之年下了三胞胎，把一万头的炮仗挂在树梢，响了整整半个晌午。这些都是乡村这篇散文应该具备的章节，你读懂也好，读不懂也罢，都是村里人实实在在的日子。

终于，我在注脚处看到一弯新月升起在村庄的夜空。无数个星星的眼睛在深邃的星河两岸闪闪发光。我想，那必是每一个和乡村结盟的人，无论能否解读乡村的密码，都愿意厮守终老。之所以，没有写到结尾，我知道，我所在的乡村远远不会结束，能通读已然有幸，何必期待那些飘渺虚无的幻影。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，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

更多  
加盟  
信息

[关于我们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意见反馈](#) | [投稿指南](#) | [法律声明](#) | [招聘英才](#) | [欢迎加盟](#) | [软件下载](#)

永久域名: [www.literature.org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org.cn) [www.literature.net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net.cn) E-Mail: [wenxue@cass.org.cn](mailto:wenxue@cass.org.cn)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